

丁 钢 主编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G38/

C h i n a ' s
E d u c a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
R e v i e w

教育科学出版社

第4辑

国际性中国教育研究集刊

丁 勇 主编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第4期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国际性中国教育研究集刊

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

编辑委员会

主编

丁钢 (Gang DING)，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编委

李玢 田正平 韦禾 吴刚 吴康宁 张民选

国际学术编审委员会

秦博理 (Barry KEENAN)，美国丹尼森大学

玛丽安·巴斯蒂 (Bastid MARIANNE)，法国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

海迪·罗丝 (Heidi ROSS)，美国科尔门大学

韩友耿 (Juergen HENZE)，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程介明 (Kai Ming CHENG)，中国香港大学

叶澜 (Lan YE)，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彭恩霖 (Lynn Webster PAINE)，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顾明远 (Mingyuan GU)，中国北京师范大学

卢乃桂 (Nai Kwai LO)，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尼娜·波勒维斯卡娅 (Nina BOREVSKAYA)，俄罗斯科学院

保罗·贝利 (Paul BAILEY)，英国爱丁堡大学

钟启泉 (Qiquan ZHONG)，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许美德 (Ruth HAYHOE)，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骆恩典 (Stanley ROSEN)，美国南加州大学

曹诗弟 (Stig THOGERSEN)，丹麦奥尔胡斯大学

大冢丰 (Yutaka OTSUKA)，日本名古屋大学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Referred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Studies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Ding G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Members

Li Bin, Tian Zhengping, Wei He, Wu Gang, Wu Kangning, Zhang Mingxuan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Barry KEENAN, *Denison University, USA*

Bastid MARIANNE, *Institut De France, France*

Heidi ROSS, *Colgate University, USA*

Juergen HENZE, *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 Germany*

Kai Ming CHE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Lan Y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ynn Webster PAIN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Mingyuan G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Nai Kwai LO,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Nina BOREVSKAYA,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Russia*

Paul BAILEY,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Qi quan ZHO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uth HAYHOE,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Stanley ROSE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Stig THOGERSEN, *University of Aarhus, Denmark*

Yutaka OTSUKA,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编者之语

跨文化对话中的中国教育

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在与世界教育的对话与交流中，一直在向国外的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学习中获得自己的发展。在学习和交流中，中国教育融合本土文化传统，并汲取世界教育发展的长处，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状态，以通过对自己历史的深刻理解为世界教育贡献富有价值的理念与实践，成为我们时常考虑的问题。今天，尽管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是在国家边界之内发生的，可国家赖以发展和竞争的舞台是国际性的，教育也就不可避免地遭遇边界之外的冲击和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非常需要从不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问题。尤其从不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拒斥这个世界。而单纯的接受同样也是一种拒斥的表现。我们的教育要有宏大、宽容的心胸。同样，这个心胸也应该针对我们自己的传统。

作为交流的延续以及发展，我们需要考虑两类问题：一类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问题；另一类则是中国本土性的问题。我们非常关注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如何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一方面，每一种这样的经验，都是基于本国的具体问题或特定情境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自身的教育经验，也需要在全球视野中获得解读，例如，体现严格训练的中国基础教育，协调不同地区差异的课程内容差异，妇女教育的参与问题，以及历史传统和变革等其他一些广泛关注的问题。中国教育必然要在本土经验与国际经验的交融中，在参与全球教育体系的互动中，通过理性的抉择和创新去形成和发展中国的教育。应该说，全球视野提供了一种重新确定和解读自己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性。

显而易见，跨文化对话将是促进教育理解的重要

方式。然而，跨文化对话如何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教育发展源泉？也许我们对于“这是西方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什么是西方教育”、“什么是中国教育”等问题，就变得难以理解其义。这样的提问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当我们在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自我反省，我们究竟是否真正了解和理解自己和他者的文化和教育？如果不是，那么跨文化的对话又能意味什么？或者从反面提问题，可能制约我们固有的解释模式的理论成见总是隐藏着什么呢？

因此，跨文化对话意味着一种内在的探寻，这种探寻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即更好地解读中国教育。在这样的探寻中也包含一种挑战，中国教育学者在面对自己的教育文化，面对世界教育文化时，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进而，中国教育应该问自己：“我为世界作了什么贡献？”这正是跨文化对话的真实指向。

正是基于此，在本辑中我们特意选编了2002年1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主办的“跨文化对话：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教育”国际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希望用更宽广、更开阔的视野去构筑一个互相对话、共同发展的平台。

我们相信，跨文化的对话被赋予了更为开放而深刻的视野，这种对话越是深入，就越能够促使我们回溯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否则，那种被思想禁锢或缺乏文化底蕴的对话，只会流于一种“时尚”而已。

目 录

学术研究与交流

- 20 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保守主义：女子教育的
话语与实践(1)
保罗·贝利
- 日本中文教学材料中的中国图像 (27)
郭修静
- 极左时期的农村教育(1957—1977)：一个具有
国际影响的社会试验的成功和失败 (43)
曹诗弟
- 学习儒家经典：美国大学生的反应 (73)
秦博理
- 课程改革、水平与教师：中国大陆及
香港地区的经验 (85)
卢乃桂
- 中国意识中的科学与科学教育(129)
吴 刚

研究报告与评论

走进教材和课堂教学的性别世界.....(149)

史静寰

另一种声音：教育领域中的女性主义观点(199)

张素玲

专题研究与讨论

“跨文化对话：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教育”

国际研讨会纪实.....(219)

丁钢 周勇

CONTENTS

ACADEMIC RESEARCH & EXCHANGE

- “Modernizing Conservatis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he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Women’s Education(1)
Paul J. Bailey
- Chinese Pictures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in Japan(27)
Guo Xiujing
- Rural Education During the Radical Era(1957 – 1977): Success and
Failure of an Experiment with a Global Impact(43)
Stig Thogersen
- The Response of U. S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Study
of Confucian Humanism(73)
Barry Keenan
- Curriculum Reform, Standards, and the Teacher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 Hong Kong SAR(85)
LO Nai Kwai
- Science and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Perspectives(129)
Wu Gang

PROJECT - BASED RESEARCH & REVIEW

- Entering into the Gendered World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Materials (149)

Shi Jinghuan

- Another Voic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n Feminism
Perspectives (199)

Zhang Suling

TOPICS OF CURRENT RESEARCH

- Dialogue Record: Conference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s (219)

Ding Gang, Zhou Yong

20 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保守主义： 女子教育的话语与实践

**“Modernizing Conservatis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he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Women’s Education**

保罗·贝利 (Paul J. Bailey)

英国爱丁堡大学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现代化保守主义关于女子教育的话语是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文化变迁浪潮中的一股潜流，它揭示出对于女子教育的基本理念和目标，当然，人们并未达成共识。从这一事实出发，可以看出公共领域妇女话语众说纷纭的格局，因为无论是政府官员、教育家还是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家均声称，在寻求中国的现代化以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过程中只有他们自己才有资格规划女子的形象和角色。

然而，现代化保守主义者不断地甚至是固执地认为，必须实施女子教育以激发所谓女子的天赋美德，训练她们成为能干的家庭主妇，以及 1912 年以后，他们对女学生危言耸听的指斥，却表明了，女子教育的发展正偏离他们的控制。毕竟，他们有时忽视了女子学校教育从正式颁布法令准予创办和在 20 世纪初的实施这一段时期里的发展速度。世纪之交，第一所私立学校开始创办，几年以后，国家就正式颁布章程准予创办女子初等和师范学校（在 1907 年），到 1912 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已准许创办女子中学，1919 年，准予实施女子高等教育，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立，女子也开始被允许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显然，现代化保守主义者所精心规划的课程、所制订的行为

规范并未被彻底实施和认同。

女学生自身对新教育机会反应的方式是多样而复杂的。透过现代化保守主义者的话语，我们可以发现，年轻的女子们似乎已开始变得更加自信，她们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以及不断变化的发型来表现她们的个性。对于教育究竟能给予她们什么？其认识却与现代化保守主义者的设想大相径庭。在现代化保守主义者看来，女子教育应当使学生养成矜持、柔顺的美德，此外，还要提供给她们必要的知识，以使她们能履行作为家庭主妇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女学生参加罢课、抗议示威以及演出、展览等活动都显而易见地证明了她们对现代化保守主义话语的反抗。20世纪初年轻女子对于教育机会的种种反应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并进行深入探究，因为迄今为止，它已被忽视或是淹没在五四运动时期妇女的政治化，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妇女运动这样的主流叙事中。

Abstract: The modernizing conservative discourse on women's education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and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represented a pervasive subterranean current in the tid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at this time, revealing a lack of consensus over its rational and aims. Such a lack of consensus symbolized a larger fragmentation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women, as officials, educators, reformers and revolutionaries each asserted the right to define and formulate women's image and role in the quest to equip China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world.

However, the constant, almost obsessive, insistence by modernizing conservatives on the need for women's education to rejuvenate supposedly innate virtues and train skillful household managers, and their ever more alarmist tone after 1912 indicated that the control and guidance of women's education were slipping away from them. After all, the speed with which public education for women was formally sanctioned and implemented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s sometimes overlooked. Thus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first privately-run

Chinese schools for girls were formally sanctioned (in 1907); by 1912 the new Republic allow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girls, and in 1919 higher-level education for women was officially sanctioned when Beijing Women's Higher Normal School was opened and women were allowed to enroll at Beijing University. Evidently, the clearly prescribed curricula and rules of behaviour were not universally implemented or adhered to.

The ways female students themselves responded to new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were varied and multiple.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of this discourse, it seems that young women became more assertive and expressed their individually in a bewildering arrays of dress and hair styles. Their motions of what education could offer them were directly opposed to the assumptions of those who demanded that education should instill virtues of deference, compliance and modesty while also provid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cessary for women to fulfil their indispensable role as managers of household. Their involvement in school protests and strikes, as well a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exhibition, displays and national relief campaigns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ir contestation of this conservative discourse. Such a variety of response amongst young women to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eds to be highlighted and further explored since it has hitherto been overlooked by, or submerged within, a more dominant narrative of women's politiciz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an organized women's move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一般而言，对于 20 世纪初关于妇女权利的宣传倡导以及妇女地位与社会角色的论争这一问题，时下的历史学家往往是在一种较为宏大的激进思潮语境中予以思考的，这种激进思潮始于 20 世纪最初 10 年的反清革命运动，并在新文化运动（20 世纪 10 年代中期至 20 年代早期）中达

到高潮^①。这一时期激进的“文化反传统主义者”开始猛烈抨击传统的性别假定和习俗；或者是把这一问题作为更大的国家主义和国家建构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他们看来，妇女解放是国家强盛的必要前提^②。对于20世纪初关于“妇女问题”的话语所呈现出的自相矛盾的情况，近来，学界已开始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诸如，西方小说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在传入中国以后，在当时被赋予了何种意义，又是如何运用在中国的小说与传记作品中，对此问题所作的探讨已解构了那时新出现的所谓“新女性”这一形象复杂又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内涵（Ying, 2000）。此外，对于20世纪头10年留日中国女生之行动和作品的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国家主义的话语是如何既强化又限制了女性的主体性（Judge, 2001）；对“父权制国家主义”的研究则认为，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化保守主义者通过确立女性身体的永恒价值，解决了一个两难问题，即既提倡变化同时又保持不变的“实质”（Duara, 1998）。

然而，关注这一时期的教育话语和实践（迄今为止常被以往的研究所忽视）也能让我们捕捉到一些饶有趣味的东西，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对妇女形象的描述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些形象主要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妇女观，一种是把妇女看成是外部公共空间里“完全的国民”，另一种则视之为是在家庭里承担养育未来国民职责的“贤妻良母”（Bailey, 2001；Judge 2002）。尤其是教育家和政府官员们，其观念可被表述为“现代化保守主义”^③，它提倡要通过公立女子教育这

① 德里克指出，在一些问题上，至少是在抨击儒家家族制和倡导妇女解放方面，1911年之前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要早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思潮（Dirlik, 1991）。

② 在这一点上，有两篇极具开拓性的论文（Beehan, 1975；Borthwick, 1985），它们均强调了晚清时期无论是男性和女性改良主义者还是革命人士，他们倡导妇女解放其实质都带有工具主义的特征。

③ 扬（Young）曾用这一术语描述1913至1915年袁世凯的国家建设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官僚集权制、工业发展以及基于传统价值观的社会规范。在扬看来，袁世凯承诺要进行缓慢而审慎的改革，甚至1915年他复辟帝制，也并非蓄意要反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因为，他设计的君主制将会是君主立宪制，赞同要设立一个高效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以此来监管现代经济的发展（Young, 1976, 1977）。

一有效的途径重新激发和培养女子的传统能力与美德，以此促使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兴旺发达。但是，对比殖民时期的印度，就会发现，那里的男性精英们则强调，妇女在家庭这一内部世界里保持他们的传统信仰和习俗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保护印度精神绵延不绝，以对抗外部世界对其毁灭性的影响，因为这一外部世界已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存在而变得面目全非了（出于责任，印度的男人们还不得不在这一外部世界里奔波劳作）^①。在中国，教育家们则认为，应该把女学生培养成娴熟而能干的“家庭主妇”，她们要拥有“现代的”（常被认为是西方的）营养学、儿童心理和财务等方面的知识；并声称，这些知识将会使中国妇女摆脱被斥之为是愚昧和毫无意义的“传统”信仰及习惯。然而，与此同时，教育家们又反复地教育女学生要具有顺从、勤劳、自我牺牲等“传统美德”。上述现代化保守主义关于女子教育的话语^②在 20 世纪头 20 年里颇具有普遍性，它超越了 1911 年辛亥革命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纷争和界限，是当时大多数教育和妇女杂志所持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对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有一更为深入细致的认识，因为迄

① 正如 P. Chatterjee（1989，1993：116-134）所言，印度国家主义者把文化分成物质（西方文明）和精神（东方文明）两个部分。后者应在家庭这一内部世界里得以保持；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妇女要保持其天赋的女性特征而不能被西方文化所同化（印度的男人们则必须这样）。当然，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应如何做，又如何把物质与精神生活绝然区分开来，曾有许多争论，而关于“现代的”印度家庭主妇的话语也常与中国的情形相似。对此可以参考 Chakrabarty（1993）以及 Walsh（1995）。这些文章注意到，这一时期在印度出现了一种关于妇女的新话语，即她们被描述为是新女性，全然不同于传统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前辈妇女，与此同时，她们也未因腐朽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堕落，由她们料理的家庭有条不紊、清洁卫生。

② 在本文中，我没有选择 P. Duara（杜赞奇）和 J. Judge 所使用的“父权制国家主义”，而是倾向于使用“现代化保守主义”这一词汇，是因为它体现了“职业”家庭妇女这一概念与家庭妇女相比所包含的微妙涵义，而在 P. Duara 和 J. Judge 看来，保守主义只是把妇女视为传统价值观的载体，只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

今为止，这一变迁还依然被新文化运动的“宏大叙事”所笼罩，致使人们只关注于当时的激进思想和政治活动。

此外，对现代化保守主义的女子教育话语进行详尽分析，也可以让我们找到一种倾听这一时期女学生自己声音的途径（虽然只是间接地）。尽管自“五四”时期以及其后，有许多女子传记作品，但是，我们依然很少能了解到，在历史进入20世纪，接受学校教育对女子而言已变得越来越容易之时，它对女子自身到底意味着什么？传记常常倾向于记述个人的成年生活经历（和人们的政治、商业或是教学活动）^①，现在选编的妇女作品集涉及的也常是她们的文学作品^②，或是有关她们在妇女运动中的政治活动和任务^③。甚至于那些谈到求学经历的作品也很少能让我们从中窥见当时的学校教育对女子的影响以及她

-
- ① 对此可以参见 Zheng (1999)。该书记述了五位女性（他们分别是学校校长、律师、编辑、教育家、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史，她们均出生于20世纪初。有关黄定慧（1907— ）——一个职业革命家人生经历的记述就是一个明证。黄提起少年时期的经历，她说她6岁到8岁上小学，后来12岁时入湖南省长沙市周南女子学校，上小学时，她经常穿着“白衬衫、黑裙子”，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单身女子，她们曾到日本留过学（Zheng, 1999: 290-291），除此之外，对于这段早期受教育的人生历程，黄几乎再没有谈到别的什么，很快，话题就转了，她不厌其详地谈起了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她所从事的政治活动。
- ② 参见 A. Dooling & K. Torgeson (1998) 以及 J. Ng & J. Wickeri (1996)。甚至在一篇名为“我幼时的求学经历”的自传里，作者陈衡哲也几乎没有谈到当时的学校教育对女孩子的影响。陈是最早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的女性之一，1920年她又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此外，关于中国女性自传的特点以及把它们作为史料的益处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可参见 A. Meelderry (1984: 25-50) 和 Croll (1995: 11-68)。
- ③ 《邓颖超选集》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邓在五四运动中是一名学生领袖，她后来成了周恩来的妻子（参见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女联合会编：《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1987）。

们对此的反应^①。然而，尽管如此，女学生还是成了这一时期被广为关注和讨论的对象。毕竟，从1890年晚期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开始创办，到20世纪头10年士绅精英、地方官员，然后是清政府（从1907年）准予创办女子初等和师范学堂，这段时期对中国的女孩子和青年妇女而言，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她们第一次可以迈出门槛走进学校接受教育（除了少数20世纪40年代晚期以来由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学校）。这一时期女学生的数量在缓慢但稳步上升，1908年共有女生20 557人，1912—1913年时增至141 130人（廖秀珍，转引自李又宁，1980：226—227；Lewis，1919：34）。而到1922—1923年各级学校女学生的总数就达到了417 820人^②。然而，与上述女子教育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学生的形象（这一点将在后文探讨）却成了困扰教育家和政府官员的一个问题^③。从他们不断对女学生的行为、态度和服饰的指责中，我们似乎可以寻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并从此窥查女学生自身对于教育机会作何反应；很显然，女学生们并未如教育家们所希望的那样行事，也并非完全认同官方制订的女子教育宗旨。

① 张幼仪（1900—1989），诗人徐志摩的妻子、30年代上海女子储蓄银行的副行长，在向她的曾侄女讲述其人生故事时，曾谈到，1913—1915年间，她在苏州现代女子学校读书。她描述了那时学校的校服（像围裙一样的蓝罩衣），提到那时许多学生还裹着小脚，并列述了所学的课程（地理、数学、历史和语文）——显然，所有的课程都是由男教师教授。但是，从她的人生故事里我们却看不出她及她的同学们对于上学读书有何感想，也无法了解到公众对于女子教育又持何种态度（Chang，1996：57—59）。曾宝荪（1893—1978）的自传也是如此。曾宝荪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她于1912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之后返国，于1917年创办了一所女子中学，并于1927年任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在曾的自传中，她只简略提到20世纪初出国留学之前在国内私立和教会学校求学的情况（李又宁，1980：633—687）。

② 参见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中国教育统计概览》（1923：5）。其中，小学女生为403 742人。

③ 有关这一时期女生态度更为详尽的分析，可以参见Bailey，forthcoming。